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十四回 素貞有心憐公子 盧珍無意要姑娘

且說馮淵打發龍滔、姚猛知會本地方官去了，然後回來歸坐，酒都擺齊。飲過三巡之後，又套出賈善的命案。與盧珍使一眼色，苦苦勸他們大眾吃酒。馮淵很覺著歡喜，心想，也不在自己棄暗投明，給北俠叩了頭，跟隨大人當差，這趟差我算立了二件功勞了：得了王爺下落，破了恒興當舖的命案。這一來連我師傅臉上都有光彩。正在自己盤算事情，外面有人請路大爺說話。路凱辭席出來，不大時候，進去把崔龍請進裡間屋內說話。到了裡間屋中，靠個月牙桌，有兩張椅子，讓崔龍坐下，說：「煩勞大哥一件事，就是那個姓甄的在廟上，是我妹子將他拿住。我看著我妹子先前輸與他，他要把刀往上一遞，我妹子就性命休矣。他不肯傷害我妹子，可見得這個人誠實。方才是後面的婆子過來，一句話倒把我提醒了。我妹子如今二十多歲了，終身大事尚且未定。我看這個姓甄的，品貌端方，骨格不凡，日後必成大器。我請兄台作個月下老人，可又不知道這個人定下姻親沒有？若是他沒定下姻親，才是天假其便。」崔龍連連點頭：「只要是他沒定下姻親，我管保一說就成。」說畢，兩個人過來歸座。崔龍說：「馮賢弟，甄大兄弟定下親事沒有？」馮淵往上一翻眼，說：「唔呀，我這個朋友是新交的，我還不曉得那。兄弟，你定下姻親沒有？」一邊又衝著盧珍使眼色，教他說沒有。馮淵早就明白，必然是那個丫頭看中了盧爺。教他說沒有，假意應承下來，好誑她手中那個物件，她要沒有那宗東西，拿那丫頭就不費事了。焉知盧公子不是那種人物，他心內也明白馮淵的意思，可就不能點頭應承。馮淵問了幾句，盧珍無奈，說：「我早已定下親，都過門啦。」皆因盧公子天生就俠肝義膽，正大光明，不肯作虧心之事。馮淵暗暗一急，心中說，這個人太無用了。盧爺這一句話不要緊，路凱大失所望。馮淵他倒愁著臉，搭訕著說道：「我兄弟成了家了，我倒沒定下姻親，崔大哥問的有因哪，莫不成有什麼大喜的事情？可不是我不害羞哇，聖人云：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』我倒托托眾位，要是有對事的，給我提說提說。」說畢哈哈大笑。盧公子惡狠狠瞪了他一眼。崔龍回頭瞧著路凱笑道：「怎麼樣？」路凱一皺眉，暗暗的搖頭。馮淵一心要誑姑娘的那個東西，緊跟著說：「二位，你們這是打啞謎，有甚話怎麼不明說。」崔龍無奈，就把話實說了。馮淵又說：「唔呀！那我也不敢說了，我是甚等之人，怎麼敢高攀？」這句話一說，鬧的路凱倒沒主意。崔龍又說：「據我瞧馮大爺不錯。」馮淵又跟著說：「不可不可，我是什麼人物哪！聯姻之事總得門當戶對，女貌郎才，方可成配。鸞鳳豈配鴟鴞，蓬蒿豈配芝草。大哥不必往下再說了，再說小弟竟無駐足之地了。」這一套話，叫崔龍、路凱更有些攔不住了。崔龍又說：「路大哥，要據我說，妹子年歲大了，我們不久得跟著王爺打天下去，妹子一人在家也不便，隨營帶著更不便了，不如把妹子終身定妥，便完去了一件大事。」路凱被崔龍這套話，說的心中有些願意，崔龍又緊緊催逼。路凱說：「也罷，就是這樣罷罷！」崔龍說：「這是月下老人赤繩繫足。我的媒人，誰的保人？煩勞賈、趙二位作保人罷，這是好事。」賈善點頭，趙保搖頭說：「我向來不管這個事情，眾位可別惱。」這裡有個緣故，趙保常往路凱家裡來，通家之好又不避諱，常常見著姑娘，在一處說話，他見路素貞說話的時節，有些個眉目的意思，他總打算要托人說這個姑娘，總未能得便，自己又不能出口。今在酒席筵前見崔龍苦苦的給馮淵說合，心中好生不樂，如今教他作保，他豈肯出力？不但不管，他還打算把這親事打退了才好，這是閒話。崔龍一求不行，只可又問賈善說：「賈大哥可願作個保人？若要不肯時節，媒人保人都是我的。」賈善說：「保人是我的就是了。」崔龍說：「路大哥，媒人保人都有了。」路凱說：「這就是了。」崔龍說：「馮爺，你也不用拿話激發我們了，什麼鸞鳳鴟鴞，那個那個了。據我瞧這就算是戶對門當。馮爺以後跟著辦成了大事，官職再不能小，這不算戶對門當！別怔著了，馮爺快取定禮呀！」馮爺隨身帶著一個玉佩，拿將出來，交與崔龍。崔龍雙手奉獻與路凱。崔龍說：「禮不可廢，馮爺這裡來，你們敘一回親戚之禮。」二人離席，復又見一回親戚之禮。崔龍說：「你們這就是妹丈郎舅了。」路凱才冤，這一回作了個舅爺。見禮後，復又歸席。崔龍眾人給兩下裡道了一回喜。

崔龍對著馮爺說：「大事已妥，你是怎麼謝媒人？」馮淵說：「現成有我舅爺的酒，我與哥哥敬上三杯。」說畢，大家同場大笑。馮淵又說：「還有一件為難的事情，我們不能在此久待，明天我們就要找王爺去了。還要跟著王爺擇日興師，隨著王爺征伐大宋。三年五載幾十年也不定，能把宋室江山奪得過來奪不過來在兩可之間，何日方能迎娶，也要問明哥哥一個日限才好。行營之中，可不許娶親。」崔龍說：「這話可也說的有理。」望著路凱說：「哥哥你想怎麼樣？」路凱一皺眉說：「只可教我們親戚多住個把月，擇日拜堂就是了。」馮淵說：「不行，我們但得一時知道王爺下落，恨不能肋生雙翅，見著王爺方好。再說，王爺一時離不開我的。」路凱說：「論我們敵族，原有我兩個叔叔，如今又搬遠了，沒有親戚，不然，找人查點一個好日子，就把這事辦了，也完了一件大事。再說，我們也要上南陽府。」馮淵說：「何用找人，我就會擇日合婚。」崔龍說：「這可更省事了。」隨叫他們把黃歷取來。馮爺接過曆書查看，可巧今日就是黃道吉日。馮淵說：「今天就是很好日子，要錯過今天，向後半個月都沒有好日子，並且都有妨礙。」崔龍與路凱說：「早也是辦，晚也是辦，就趁著今天這個吉日，讓他們拜了堂，不怕我們跟著王爺打仗，行營之中，也可把妹子帶上。她那一身功夫，亦可以建功立業，豈不作女中之魁首。若要不拜堂，那可就不行，有許多不便之處。」路凱本是個沒主意的人，這麼一說，自己倒透著有些為難。趙保在旁邊盡說破嘴，說：「這個事情本不可這樣辦，再說路大哥這大個家當，也得教街坊鄰舍知道，必須鼓樂喧天，讓妹子坐坐花轎哇。」崔龍說：「這不是那個事情，馮爺單身一人，又沒住處，鼓樂喧天，花轎搭到那裡去？不然必須馮爺找房，從新立一分家，這邊預備些個嫁妝，無非要那個體面。多耗費了銀錢倒是小事，全因有王爺大事在身，不然焉能這麼急速辦理？要說今天在家裡拜堂，這也有個名色，叫招贅，古來如今都有的。」路凱問：「可以使得？」崔龍說：「使得。」路凱說：「使得，就這樣辦理罷。」崔龍說：「事不宜遲，就與後頭送信去罷。」路凱點頭叫與後頭送信，叫婆子服侍姑娘穿戴衣服，二鼓後拜堂，合盞交杯。囑咐明白，復又回來，叫眾家下人預備香燭及天地桌子。自己拿出一套鮮明的服色與馮淵。書不重敘。

盧珍在外書房安歇，此時賈善、趙保告便出去，找僻靜所在，二人說話去了。崔龍幫著路凱忙亂事情，盧珍看左右無人，與馮淵說：「你怎麼作出這個事情來了？當面我又不好攔你，拿著你我弟兄，怎麼要他的妹子？」馮淵笑說道：「你還不明白？你打算我真要她這樣老婆哪！我是要拿她哪。先前那個丫頭拿著個東西一晃，你就躺下了，我使這個主意，好誑她那個東西，若非這個招兒，拿不成她，准教她拿了。」盧珍一聽說：「這就是了。你可得口能應心，別貪戀美色不辦正事。」馮淵說：「那我算什麼東西！我若口不應心，教我死無葬身之地。」盧公子說：「非也，非也。」馮爺又說：「你要聽著後頭有聲音，你就可接應我去，我的本領有限，可別教我受了他們的苦哇。」正說話之間，家人進來說道：「請姑老爺沐浴更衣。」馮爺跟著家人進了沐浴房，沐浴完了，換上新衣服出來。有路凱、崔龍同著他到天地桌前，就見丫鬟打著宮燈，後面婆子扶著姑娘，蓋著蓋頭來到，同馮淵拜了天地，然後一同進了喜房，喜房就是素貞姑娘屋子。擦去蓋頭，合盞交杯。馮淵也好借此因，不出屋子。婆子退出。路素貞在燈下一看馮淵，吃了一大驚，當時低垂粉面，暗暗自歎，又不好說明。怎麼哥哥這樣誤事，是自己有意許配武生相公，怎麼哥哥把我許了這個蠻子？本領又不好，品貌又不強，歲數又大。怎麼這般糊塗，就把我終身許了這廝！莫不是婆子說話不明？此時又不好分辨，再說這一拜堂，大事已定，縱然我心中不願意，也不能更改了。莫不成是我命該如此！也罷，只可找他講話，抓他一個錯處，結果他性命。他要一死，我要再找終身依靠，可就由我自己主張了。要問姑娘怎麼拿馮淵錯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